

把文字交给漫天大雪

——陈巨飞诗集《湖水》读后记

齐凤艳



《湖水》 陈巨飞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一

读诗人陈巨飞的新诗集《湖水》，就是听闻“木浆哗哗，拨动湖水”，就是凝视“春风无言，吹拂往事”。陈巨飞将属于他人生旅程中的生活细节、游历场景、与岁月的对话等转化和提升为与读者相通的情思脉动、心智灵光和精神意境，从而使他诗中的山水、花鸟、故乡、人物等“场景和物象以及回忆就不再单单是个体行为，而是具有精神共时体般的打通功能和历史化的共情效果”。（霍俊明语）诗人在自然中的徜徉、生活中的前行、往事中的追问而游目骋怀，从而温习、反思和增加了生活体验与感悟，他诗中的情思和追索让生活增值，让生命幻彩，让心灵丰盈深邃，从而发展人自身——由此，沉思在诗歌中的意义被突显出来了，这沉思一方面是情感生动起来的沉思，一方面沉思使情感之焰的金边更夺目。

《存在与时间》一诗将对早亡的亲戚之思念与对存在和生死之哲思浑融一体。人间悲苦的体现与对终极问题的追问相碰撞，发出来的音响将为逝者所奏的哀乐又弹奏了一遍，悲伤在诗句语言的沉稳中如果因为哲思即理性之过滤而戴上了镇静的面罩，那么哲思是否能掩饰住那一层笼罩尘寰的哀痛？诗中的叙述语言的确将抒情压到低处，但那种与亲戚或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情感则是外溢的。整首诗起首两个“我有”对亲戚的遭际感同身受，与他者的躯体之隔被打破，对亲戚的哀痛就是对整个人类的哀痛——命运与死亡如剑悬在头颅之上并不太高的地方，婴孩也有握住钟摆之力，而谁能遏制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陨落。葬礼上的“热闹的气氛”是人的各种忙碌之一，而这带着“热闹气氛”之表象的忙碌充满人

生，是青菜和皱巴巴的核桃一样具体的，抽象的存在与时间就在其中，谁能对之奥义绝对懵懂不觉？对那黑洞的凝望又将把心智视野开阔到什么样的境界，人间一游能因此在意与价值之瀚海能多打捞几网收获？

诗人就是那个以有限生命追寻无限境界的精神漫游者，他在追寻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既找到光源又成为光源，他是生存的解读，他给出的文本是诗性文本，包孕着语言的霓裳、情感的魅力、智慧的光亮，这样的诗歌如一条锦缎，比如《湖水》《劈柴》《渭河志》《慢火车》等等。在《湖水》中，诗人临湖而感慨世界的多样性，春水涨与老树之老朽共时，而后者又令他想起亲人生命的枯萎，以及冥冥中是否有预报人间事的征兆。“向青草深处，寻找浩渺的老地方”是在点醒世人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是最终的皈依，那里有一个往事垒筑的城堡。《渭河志》里，陈巨飞启迪我往事或者是一条河，而人是往事的载体。“我曾发誓要走得更远，比如/到远方去/到银河去/到宇宙的未知里去/可我从未走远。每当月明星稀/我都会听见/渭河若有若无的流动声”。如此，在这首诗中，诗人在思与象通、意与境会、情景交融的独特“情境”下达到了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的领会和觉解。《劈柴》一诗亦然。兄长的“劈柴”是谢默斯·希尼之挖掘的另一种形式，他的“黑色的斧光/劈开了庞大的木质帝国”，劈开是打开境界、探问未知、通达妙理。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写道：“他的汗水劈开视线/看见了被撕裂的两种生活——/他没有马可以喂，也不曾周游世界”。每个人都是有诗性的，虽然他不一定是诗人，哪一个人没有受到那“高空的光芒”的照耀，而谁又能挣脱俗世的庸常？王岳川说：“当思想的羽翼触及道体的辉光，当骚动的灵魂潜沉到生命的内海时，诗人就于当下体悟中感领到永恒和无限。”所以，也许诗是实现灵魂返乡和诗意栖居的唯一途径与居所。

二

我认为《与同桌讨论非虚构》是陈巨飞的一首以诗论诗之作，而此诗中的诗句“相信我们在纸上的呈现”包含了他的诗歌抱负。对于诗歌的虚构与非虚构古今中外很多诗人或者文论家都有过很多论述。霍俊明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诗歌的难度，意识到虚构和真实的难度。这关乎诗人对诗歌以及生活的态度。虚构是诗人的信仰，真实是诗歌的尺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应该持有对于虚构和真实的双重热情。”《与同桌讨论非虚构》中，诗人在第一节讲了虚实相生的问题。一方面，义理、思绪、情感

等要通过物象来传达——立象以尽意；另一方面，写诗要言外象外意味隽永，境界悠远：“群山吹起低缓的口琴，万壑有声”，从实物中生出幻象。在第二节里，诗人指出，诗歌要倾听奥义，要讲求表达方式，并且贴近生活、来自生活是诗歌真实性和生机的保证——“冒着热气”。主观真实是情感、审美与认知三位一体的综合结构，它是神秘的。这种主观真实“并不是单指内容的真实性，而是指它的内核是真实的。没有痛强说痛，没有愁强说愁，没有家国情怀强说家国情怀，说是非虚构，也可能只是保留了零散的事实，其出发点仍是虚构”。（百定安语）

此诗中，“相信友人——他死于痼疾——在陀螺里/旋转。谁也救不了他”和《渭河志》中相信母亲“变成了一条无声的暗河”，都是“诗人赋予生活以最高的虚构形式”，它是慰藉、启迪、鼓舞和期盼。《雪饮》中“雪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虚构”，雪“为河堤修复了伤口”等诗句呼应了《与同桌讨论非虚构》中诗人所持之诗观。

从这首诗的整体层面来说，为了更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诗人运用了比拟手法，并且比拟不是局部的，而是贯穿首尾。如肖晓阳教授所说：“诗的表层义基于喻体，是虚构的。深层义则落到本体，是诗的主旨。这种表现手法可概括为‘言此意彼，虚实表里’，两个层面都必须意脉贯通。”总之，《与同桌讨论非虚构》是一首非常耐品的诗作。《粉笔的造雪机》也蕴含着对写诗之妙理慧思的阐发。“风，越来越具体，风景/变得抽象”是说诗要处理抽象与具体，有形与无形之间的转换、相伴和相生：比如粉笔与诗笔，造雪机与想象之间的隐喻等。诗集《湖水》中的诗作让我感到陈巨飞对诗歌艺术有着深入的思考、专研和实践。在《雪中的乌桕树》中，他写出了诗人对写作的一往情深：诗是他的热情也是他的燃烧，是他的美梦也是他的寻找，是他的此刻也是他的回望，是他在记忆中打捞也是他在当下创造。

三

诗人是敏感的，自然界与生活各种光线、形态、运动，都能够被它纤毫不漏地捕捉到，他时刻做着这样的准备，并培养和锻炼着自己的这种能力。如果说这是人乎物，那么他也要能够出来，即用语言表达出来。读陈巨飞《与同桌讨论非虚构》《雪饮》《粉笔的造雪机》《雪中的乌桕树》等诗作，我感到这几首诗中的雪可以象征他的神思飞扬纷纷，及其后继的想象驰骋、譬喻焕彩、哲理横生。

诗集《湖水》里，陈巨飞的游历山水之作中想象、譬喻的确使他

的情感和哲思得到了很好的诗意的彰显。比如：“云在坡上骑马。雨，在水里绣花。/钻进伞中，微风一吹，/便成为延庆寺。/塔是斜的，天地间的偏差/却是最稳固的——传说没那么牢靠，/但经得起河流的冲击。”（《松阴溪逸事》）再比如诗人在花溪河畔的联想，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怀乡、怀旧和对高远有神祇之物之念的仰望：“那时候，送信人翻身下马，/在花溪河畔，/将自己寄给一朵浮云。”“从前，野花分布为/神话般的体系。/鹅卵石也曾发光、飞翔，如果它是一粒陨石。”（《花溪河》）又比如《落雪的黄昏》中诗人借眼前景物联系和阐发人间事务的诗句：“雪落在野鸭身上，遮蔽了它的黑。/野鸭落在湖面上，/一个时间的破折号，呈现了/世界的扁平性。/路上的积雪有人清扫，湖面的积雪/却是合理的。”诗人观照自然，不是要停留在物质层面，格物最终是致知。《与同桌讨论非虚构》中，陈巨飞写道：“当我们把文字交给漫天大雪，/就像我们的交谈，/徒劳而深刻。雪化后，黎明开始拜访我们。”诗在俗常的判断中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是它以其“深刻”照亮心灵，提升精神，帮助人抵抗平庸。

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陈巨飞善于将眼前现场的景观、事物转化为文学意义上的精神事件，将人们忽视的强化出来，使日常中被隐秘关系得以呈现。比如《小鹅花》中普通的花和普通的花间漫步的美丽、温馨和愉悦被凸显出来，使平凡的事物和生活反射出熠熠光泽。在《雪中的乌桕树》中，陈巨飞写道：“新年落在旧雪上。风，是个动词。/钟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咳嗽。”诗人时刻保持着警觉的观察和敏锐的感知，“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已逝之物和将来之物之间”（《松果收集者》），以一种生命之见的深度去测量另一种深度，呈现“原野的丰盈，果实的饱满”，“人世的幸福”和“经年的疼痛”。

陈巨飞“有飞翔和臆想的习惯”（《梦游者》）。他的诗是一个秘境：“当你进入/奏鸣曲，就会化为一个音符。”（《秘境》）他说用树叶拓片可以得到隐秘的星群。读他的诗，我一直希望我的手无限接近一枚“树叶拓片”。

